編後

•上月份本刊發表了水晶『「才盡」江郎言』一文，引起了讀者和朋友們絕對相反的兩種意見，有的讚美我們的胸襟和氣度，說我們的的確確是在辦一份評論性的雜誌，敢於批評別人，也接受別人的批評；另有一些讀者，則認爲我們違反了自己的原則，也傷害了別人，他們善意的說：你們千萬不要又走上了某某雜誌當年的老路，人身攻擊一旦有了開頭，是很難收場的，因爲你可以攻擊別人，別人一樣也可以還擊你……

感謝所有這些朋友們對我們的關懷，不管持何種意見，我們都願意深思反省，編好一本刊物極不容易，我們將永不自滿，如果我們的編輯方針，有何差錯，隨時請讀者諸君來信指正，當然，我們自己更應謹愼選稿，以遵守客觀、公正、不作人身攻擊的基本原則。

•不過，有一點我們必須向想像力特別豐富的水晶先生聲明，書評書目的「老編」沒有冒充「投書人」，這篇投書背後也沒有「捉刀人」，胡何禎先生，原名胡坤仲，我們認爲胡先生寫這份短簡給我們，也沒有什麼特別惡意，作爲一個讀者，他買了書，也讀了書，寫幾句讀後感言，總是可以的，當讀者和作者間，因意見相左而誤解發生時，藉「批評」的園地，把彼此的意見溝通，是本刊所歡迎的，但，請大家都能以「不涉及人身攻擊」而共勉。

•記得在本刊第五期（民國六十二年五月一日出版）的「編後」中，我們曾寫過這樣一段話：

『誰都知道，批評，是一件很容易得罪人的事情。或許是我們在這個島上住得太久了，大家的心胸愈來愈狹窄，逐漸染上了島國民族的特性，也因此，本刊在稿約中，早有聲明：「批評，請就書論書，不要涉及人身攻擊。」然而書是人寫出來的，對某一本書有微詞，寫書的人很可能會從幕後跳到前臺，替自己的作品辯護（如果是心平氣和的說道理並沒有什麼不對，但我們這裏的很多論戰到後來都演變成潑婦罵街甚至

互揭陰私）在大多數人都缺乏接受批評的雅量之前，我們認爲批評暫時還是以委婉、溫和爲佳，因爲批評的目的並非爲了扇起一場戰火，我們似乎每一個人應從己身檢討，是否我們都太小器，太近視，尤其是眼睛和耳朵，老早都被寵壞了，容不得一絲一毫我們認爲不對的事物、不同的聲音，有人說：「一個人成名的那一天，就是他完蛋的那一天！」我們並不如此偏激，但成名之後就自以爲是，擺出一代宗師、文壇盟主的姿態，把所有別人的批評都認爲是惡意的，這種現象不太好，却普遍的存在於我們四週。難道我們眞的不能接受批評嗎？

• 難道我們眞的不能接受批評嗎？當然，答案是「不能一概而論」的，也許「心平氣和」、「痛定思痛」就是批評者和被評者最起碼的修養。讀者的眼睛是雪亮的，我們的園地是公開的，願「批評」的幼苗，在衆人的耕耘下茁壯成長，我們的雜誌才有繼續存在的價值。

• 如果從創刊號起就讀我們的雜誌，會發現「書評書目」始終朝着兩個方向齊頭並進，一是建立批評的觀念，一是資料的蒐集和整理，前者我們提供的可能只是從多角度的去觀看作品，瞭解作品，我們本身很少下定論，後者，更是千頭萬緒，從紊亂中蒐集和整理各類闕失的資料，常有「自找苦吃」、「自作自受」的感覺，但是，我們仍然覺得，資料或許無甚可讀性，却是必須整理的，這就是爲什麼繼「全國中文雜誌目錄」之後，又做了「內銷中文雜誌目錄」，下（十四）期如果時間趕得及，我們將再做「停刊中文雜誌目錄」。

• 「作家書目」也是一項資料性的整理，我們認爲，一旦每一位作家，都有一張完整的書目，那麼，一册完備的全國書目也就無形中整理出來了，到了那一天，本社可能會出版單行本，供讀者及專家學者參考使用。

• 我們深知很多朋友對「書評書目」寄望甚殷，有的希望我們調查全國的暢銷書目，有的希望每月舉出好書十數册，有的希望我們開出一張作爲一個現代人必讀的書目，以及一張現代家庭應具備的圖書書目……開書目的工作，目前我們已逐漸在展開，但願專家們將自己所學的一行所必讀的書目一張張開出來，相信這也是一件極有意義的工作。

• 朱西寧「讓眞情感自然流洩」誤排爲「讓眞情感自然流露」，因係付印時始發現，未能及時更正，敬請

作者和讀者原宥。

•年輕的詩人和批評家陳芳明，先後在本刊發表過『論「燈船」時期的葉珊』（第四期）。『「中國現代文學大系」詩部份評議』（第五期），『評葉維廉「秩序的生長」』（第七期）等文，以上諸篇均已收入他最近由志文出版社印行的「鏡子和影子」一書中。本期他又寫了一篇長達近二萬字的「細讀顏元叔的詩評」，陳芳明認爲：「……所謂批評，往往只是對文學作品做一番『測航』的工作，每一種批評見解都不能當做最後的定論，如果下判斷時都是以『我認爲』做出發點，便難以使人信服，自我中心太强，易流於剛愎自用，這是批評的一大忌諱。」

•本期的「筆談」，是以呂秀蓮的近著「新女性主義」（幼獅月刊社）爲討論的主題。原來我們邀請了幾位作家和學者撰稿，截稿時，只收到徐佳士先生和丹扉女士的文章。徐佳士先生是政治大學新聞系系主任，丹扉女士是知名的專欄作家，這兩篇文章可以代表國內部份人士對新女性主義的看法，讀者一定會發覺，他們的觀點有不謀而合之處，相信他們的見解能够幫助讀者認識新女性主義的眞貌。

•本刊下期的「筆談」，準備討論小說家黃春明先生的兩册新著：「鑼」與「莎喲娜啦•再見」（遠景出版社），這兩本書都是他的短篇小說選集，在翻譯書籍泛濫，而國內創作遭到忽視的今天，這兩册小說集的出版是值得注意的。本刊非常歡迎讀者來稿，希望從各個角度探討黃春明小說的主題和精神，無論是正面或反面的論點，本刊都樂意接納，來稿請於五月十日前寄來本社。

•洪建全教育文化基金會和本社舉辦的「兒童文學創作獎徵稿」，於上期公佈辦法之後，立刻收到各地踴躍來稿，足證社會人士對於兒童文學非常關心，我們很高興看到這樣熱烈的情形，也很感謝各方給我們的支持。徵稿的詳細辦法請參閱「書評書目」第十二期，來稿請裝訂成册，在九月底前寄來本社卽可。